

§ 401 引子/黃昏酒園

西元前 410 年春，雅典西郊。

葡萄新芽剛從藤蔓上破皮而出，遠山積雪已融入凱菲索斯河，隱隱注入海港與城邦的血脈。

郊外一座老酒園，三株盤根交纏的葡萄藤下，擺著石桌與幾張布有苔痕的長椅。

黃昏的光線沿著葉脈流動，如同歲月在肉體中穿行。

蘇格拉底今日未去阿哥拉。他安靜坐在石桌旁，雙眼望著尚未釀熟的果實，手中酒杯裡的液體已映不出落日，只剩深沉的暗紅。

他的披肩簡單、腳上沾泥，神情卻如同山中樹木，無需雕飾，自帶時間之氣。

他並非獨坐。克里提亞比預期更早來到，衣袖無風自動，臉上帶著細碎的疲憊。

他近來頻繁出入議事堂與貴族私室，從沒表露對政治的渴望，卻總能站在權力重構的節點。

他坐在蘇格拉底對面，兩人之間靜默良久，僅聽得風掠過藤梢。

忽然間，一陣馬蹄聲劃破空氣。亞西比德攜塵而至，披風半解、靴上濺著鹹水。

他剛從赫勒斯滂歸來，戰果輝煌。

赫拉伊翁港口上的居民已將他的名字與守護神齊名傳唱。

他大步走近，坐下時如一陣風擾動了桌上的杯盞。

「我以為你們會為我備酒慶功，結果這裡比墓園還靜。」

「戰場不是你真正的戰場，亞西比德。」克里提亞斜視他，語調無波。「你要的從來不是勝利，而是目光。」

亞西比德哈哈一笑，伸手自酒罈中斟滿一杯，飲下半盞，才回頭看向蘇格拉底：「老師，你怎麼不說話？難不成你也被這寒酸的葡萄汁噎住了？」

蘇格拉底搖頭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我只是想，若城邦之政由未曾分辨是非的孩童決定，那麼其命運可曾比海浪更穩？」

「你說的是克里提亞？還是說那些在集市上搶魚骨頭的平民？」亞西比德嗤笑。

「他說的，是你們兩人。」不遠處傳來熟悉女聲，帶著些微疲憊，卻穩如泉石。

克桑蒂貝挽著一只籃子，自田埂上緩步走來，籃中放著一罈酒與幾枚剛從市集換來的羊乳餅。

她將酒罈放於桌角，未多言，倒酒時手腕極穩。

蘇格拉底望向她，神情柔和：「今日市集怎麼樣？」

「喧鬧、無序，與往常一樣。不過今日人們多談戰事與你這位學生。」她看了一眼亞西比德，語氣不冷不熱：「他們說你將雅典的命運握在手中，也說你曾將它丟入他人掌心。」

亞西比德露出慣有的笑：

「命運從不屬於某人，只屬於那些敢奪取的人。妳夫君教我思考，但未教我屈服。」

克桑蒂貝直視他，語中帶刺：「他也未教你背叛、投敵、再厚顏歸來。」

沉默落下，片刻之間，藤蔓隨風搖曳，彷彿天地都靜聽著言語的重量。

克里提亞忽然開口，語調像寒鐵敲石：

「我們都在醞釀未來，而他——」他指了指蘇格拉底，「仍然相信靈魂可以發酵。可惜，這世間已不待人醒悟，只等人表態。」

蘇格拉底緩緩轉頭，語氣如春夜低風：

「若真如此，那麼腐爛與覺醒，也不過是同一過程的兩個名。只是你們太急了。」

「急，才不會被歷史吞掉。」亞西比德接口，「我願與命運角力，而不是與酒杯辯證。」

克桑蒂貝起身收拾杯盤，語氣轉淡，卻深沉如水：

「而我只願你回家，教你兒子何為剛毅，而不是讓他學亞西比德去贏得掌聲，或學克里提亞去設計囚籠。」

蘇格拉底沒有回話，只是起身，扶住她的手臂。

天邊最後一道光正從帕奈托斯山背後消失，黃昏像一道緩緩落下的幕，將三人的面容輪廓融進暮色。

那一夜，葡萄葉初展，風自山上來。雅典仍在戰爭與政治之間搖擺，而酒園中，三個方向的人各自思索著未來：

有人想操控它，有人想征服它，也有人，只想問出它的本質。

他們還未察覺，一場更深遠的爭鬥，已從他們思想的裂縫中悄悄萌芽。

科斯島，春暮。天氣尚清，風已有熱。

山坡上，希波克拉底獨自立於果林邊緣，腳下是一道蜿蜒的山徑，通往海岸。他披著灰白相間的長袍，眉宇之間隱有沉光，目光則越過林梢與海岸，望向遠方的天際，彷彿要穿透大地之脈、星辰之網與命運之繭。

他每日靜坐於晨光未至之時，觀星於夜氣最寂之刻，吐納於潮來潮去之際。他不再以言傳道，至少少有文字筆述。語言之於他，已如舟過水，跡現即滅。

黑靈與白靈始終陪伴在側，化作少年與少女，一如他初見之時。

這日清晨，他緩步於果園之中，手撫枝葉，一言不發。每行過一株老樹，便停下片刻，低語數語，如與久別之友告別。

白靈跟隨其後，神色莊嚴：「您昨日靜坐十六時辰，氣脈流轉已無窒礙。若再啟三輪，便可推開虛空。」

「還不夠。」希波克拉底低聲答，「我的心尚有一縷未解之執。」

「是與凡俗未斷嗎？」黑靈問。

「不是凡俗，是人心。」

他駐足於一方石座，坐下來，望向遠方的雲層。「阿列特亞，裴夏，蘇格拉底……他們皆行於世路，或苦或慧，而我卻欲逃。」

白靈輕聲：「您不是逃，是超越。」

希波克拉底搖頭：「若心有所繫，超越即是割裂。若我不能將他們帶出苦海，踏破虛空也只是一種私逃。」

黑靈欲言又止，終於低下頭。白靈則微微一笑，聲如風中細羽：「師父既知此執，是非之分已明。那麼，接下來——便是行動。」

他默然良久，終於起身，對著兩靈說道：

「我要將一切傳下，編纂我最後的書卷——《氣脈篇》與《魂引式》。我要見幾個人，再說幾句話，飲幾口酒。然後，我會走。真正的走。」

他步入屋內，手掌摩挲著一塊尚未開寫的羊皮紙。窗外春光如水，照亮他微動的筆尖。

就在他落筆的同時，遠在雅典，某個少年剛剛在阿哥拉聽見蘇格拉底說：

「靈魂若能認清自己，那麼死亡也不過是一次長久的遠行。」

那少年名叫——柏拉圖。

後記

克里提亞（Critias，古希臘文：Κριτίας）是古希臘雅典的重要政治人物、詩人與哲學家，活躍於西元前 5 世紀後期。克里提亞與亞西比德同為出身顯赫的貴族，兩人皆受蘇格拉底影響，也都曾留學、流亡外國，最終回到雅典。兩人有合作，也有競爭，但都是象徵雅典末期民主動盪中的貴族菁英

他最為人所知的身分包括：

1. 蘇格拉底的學生之一
2. 他最具爭議的身分，是在西元前 404 年雅典於伯羅奔尼撒戰爭戰敗後，由斯巴達扶植成立的三十僭主政權中擔任領導人。此時的克里提亞執行高壓統治，實施恐怖政治，迫害異己，甚至有人說他是一位「哲學暴君」。他在這段期間的專制與血腥行徑，使他在雅典歷史上留下了極具爭議的形象。

克里提亞在西元前 403 年與民主派作戰時戰死。他的死被視為三十僭主政權的終結。他既是蘇格拉底門徒中最有政治實力的一位，也因其殘暴政績使得後來蘇格拉底遭審判時受到牽連——檢方認為蘇格拉底教出了像克里提亞這樣的獨裁者。

雅典腐敗政局的象徵人物，可反襯希波克拉底的精神修行與「踏破虛空」